



目 录

- 1 □ 深情的歌者——谈谈王治平和他的散文 / 石舒清

第一辑 故园云天

- 3 □ 哦,故乡的白桦林
7 □ 一个美丽而苦涩的故事
10 □ 涇源踏脚舞
15 □ 麦嘎
25 □ 龙爪柳
34 □ 夯爷和他的歌谣
44 □ 哦,芦草洼
52 □ 在“黑大”的日子
59 □ 山魂
64 □ 小城



- 67 ☐ 春之歌
- 70 ☐ 送你一片红枫林
- 73 ☐ 我的队长梦
- 76 ☐ 走进十月
- 78 ☐ 凉天峡
- 81 ☐ 秋风凉天峡
- 84 ☐ 遥远的白房子
- 87 ☐ 铁肩担道义
- 93 ☐ 骆驼
- 99 ☐ 牛家峪岭,那片茂密的桃林

第二辑 山河履痕

- 107 ☐ 琼海之魂



- 114 ☐ 从兴安岭到呼伦贝尔
- 119 ☐ 塘沽听潮
- 122 ☐ 拜读利顺德
- 126 ☐ 色俩目,沙大爷
- 129 ☐ 光塔寺随想
- 136 ☐ 谒普哈丁园
- 144 ☐ 个园“四季”
- 148 ☐ 春天的故事
- 152 ☐ 留在敦煌深处的记忆
- 158 ☐ 藏经洞前的思考
- 164 ☐ 博鳌读海
- 167 ☐ 走近大师
- 173 ☐ 从古阳关到寒山寺
- 181 ☐ 读青藤书屋



- 190 □ 让心歇息的地方
- 203 □ 一方不能忘却的圣土

第三辑 学海撷英

- 215 □ 一副楹联与一地百姓
- 221 □ 张台石窟考察散记
- 228 □ 豪放慷慨双联璧
- 239 □ 大唐百姓的代言人
- 251 □ 后记

深情的歌者

——谈谈王治平和他的散文

石舒清

白桦林

第一次见到王治平这个名字,是在《宁夏教育》杂志上,算来已快 20 年了。

那时候《宁夏教育》举办了一次教师征文活动,我的朋友冯雄参赛并获了奖,但获得一等奖的文章叫《哦,故乡的白桦林》,作者就是王治平。我在冯雄家里见到那期刊登着若干获奖篇目的杂志,一等奖似乎只此一篇,还配有一幅“白桦林”题图和作者的创作谈。在当时,这是很气派很隆盛的事了,其时即使有人在《六盘山》上发一首短诗甚至“花儿”,也会使我们羡慕到眼红的。

也因此就深深地记住了王治平这个名字,想这个文风清雅的人,大概就住在那片白桦林不远处吧。觉

得他会从树林深处款款地走出来,给我们见上一见。

那样爽净清廓的白桦林,看久了,是会给人某种预感的。

但真正到见治平兄的面,时间又过了差不多近10年。

难忘的一面

想不到第一次见治平兄,他就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一旦忆及,还可历历在目,促人怀想,让人感动。

大概是1995年,固原文联举办了一次龙潭文学笔会,把西海固的一帮子文朋诗友邀集起来,到泾源老龙潭游玩了几天。

在我所参加过的笔会里,那是最叫我开心,最使我难忘的一次。

在西海固开笔会,泾源的老龙潭似乎是一个再合宜不过的地方了。看惯了西海固荒山枯岭的人,突然地来到这里,不免地会大吃一惊,想不到仅仅一山之隔,水土风景竟会如此地不同,拿泾源的植被和西海固的其它几个县相比较,真好像在比较着一张羊皮的两面。

一伙子人像冬日的蜜蜂忽然间飞入了一大片花丛那样,尽情地放肆地赏玩着、嬉戏着。一些人拎了鞋,赤着脚,带着某种学步似的新鲜,在清凉的溪水里小小心心,怜怜惜惜地走着;一些人边走,边把自己的声音向

高处喊去，同时倾听着从四面的树丛里传来的回声和应和声；一些攀爬到高处的人，兴致所至，忽然一屁股坐倒在厚厚的腐叶上，或单个，或两个三个一组，在密林中一路惊惊诧诧快活无已地滑下来……

几天的笔会很快就结束了，但大家都觉得游兴未尽，觉得似乎才刚刚开始。

笔会开到这里落幕，正如酒喝至微醺的人置杯不饮一样，可谓正当其时。

于是就向涇源的朋友一一作别。

看到许多人都去握王治平的手。

这次笔会，多亏了治平兄，他虽非承办方，但是作为文友，作为地主，他的跑前跑后，他的任劳任怨，给大家着实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们那次出行的车辆，好像就是他给找来的。在一大帮游玩者里，似乎只有他是一个无暇游玩者，好像他是大家花了很大价钱雇来的一个向导，一个保安，一个一身多能的后勤人员，有时在什么地方突然地看到他，也总是重任在肩，行色匆匆的样子。他的体质本就不大好，就更加地显出一些疲惫来，但是看来他真是乐于为大家这样子跑来跑去的，脸上除了难掩的疲惫外，欢欣和满足也是有的。

我们上了车，看着车窗外的他，都觉得赶紧走吧，让这位老兄好好地休息休息。分手在即，大家的心情都有些不好。

但是怎么也没有想到治平兄接下来会那样，在大

家纷纷地给他打着招呼时,他忽然间竟泪流满面,哽咽难语。

车很快就开了。

车开出很远了,车厢里还沉寂着,没有人说什么,大家的心都被牵扯着,都觉得一颗心重甸甸的,为这样一个厚道的人,为他的善良和深情。

多少年来,一旦说到那次笔会,大家总不免要说到王治平,说到那临别的一幕。

深情的歌

人如其文,治平兄的文字,一言以蔽之,就是真挚和深情。

他的文章,或怀古念旧、或录记履痕、或追慕前贤、或赏文解诗,无不体现出他的心怀良善与真挚真切。

20年来,应该说,凭着他那样的起点,他写得并不算多;从文学的角度考量,也还不能尽如人意。

但文学并不仅仅等于技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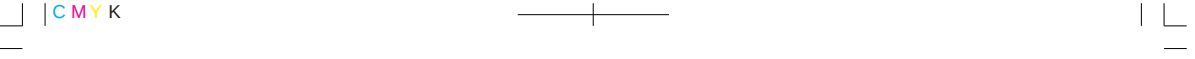
一个人的文章,只要其中有感情,那么这文章便有价值。

2006年3月24日

第一辑

故园云天





哦，故乡的白桦林

我爱我的故乡，我迷恋故乡的那片白桦林。

泾河源头，大山脚下。

校门前，一弯小溪，溪边数丛幽篁。对面，馒头似的山梁上点缀着一片白桦林。

那年，桦林泛黄的季节，夏老师来到了我们的学校。

上课了。当夏老师甜美、圆润的声音回响在那间小土屋的时候，我们这群山里娃第一次知道了大山那边的世界。

课外，假日，那片白桦林成了我们的乐园。

四季守护着的小山梁的白桦林，自





从来了夏老师越加显得美丽、迷人。

“你们看，一棵白桦就是一首飘逸的诗，就是一曲好听的歌，就是一幅含蓄的画。”每当夏老师和我们一块玩过“狼叨小羊”的游戏之后，当她独自欣赏着洁白、修直、柔和的白桦林在秋风中仰俯、旋摆、摇曳，把美的舞姿尽情地完成时，夏老师常常动情地说。

白桦林中，端庄、秀气、文静的夏老师成了山沟沟里回族乡亲眼中的天使。

也正是在这片亭亭玉立的白桦林中，我第一次知道了巴金笔下那迷人的繁星，冰心手中那精巧明亮的小橘灯；当然少不了的还有那美丽的白雪公主，善良的小金鱼，可怜的卖花姑娘……至于保尔·柯察金说的那段人生妙语，至今依然是我延续生命的风帆。

桦林情深！

对我们这些山里娃来说，最慷慨的莫过于白桦林。

没有钱买纸，夏老师带我们从桦树上剥下柔软、洁白的细皮订本子。这样的本子写起来简直是奢侈。小瓶里的煤油燃尽了，续上我们自制的“桦皮蜡烛”。跳动的火苗下，夏老师深情的讲解，犹如丝丝春雨飘洒在我们荒芜、干涸的心田。

岁月匆匆，一晃便是五年。

秋天，当白桦林又一次把片片橘黄色的叶子献给大地母亲的时候，夏老师要和我们分别了。

那天，夏老师一大早就上了县城。中午，她请来了照



暮秋の白桦林



相馆的师傅给我们合影。

座次排好了。没有布景，没有摆设，幕天席地。夏老师坐在我们中间，背景就是那片修长、美丽、正飘零着金色落叶的白桦林。

山道弯弯。行李卷捆上了，乡亲们套好了铺了毛毡的毛驴车。起程的时候不见了夏老师。

“那不是夏老师么！”

抬头，对面白桦林中出现了夏老师秀丽端庄的倩影。

我们簇拥着，呼唤着，奔向白桦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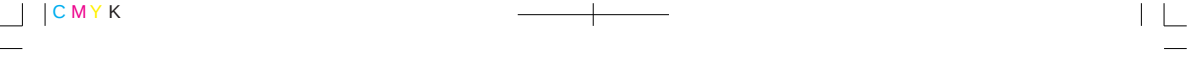
抚摸着一棵棵洁白、修直的小白桦，夏老师哭了。临行，她拾起几片硕大的金色桦叶夹进了我们集体送给她的
大红色日记本里。

夏老师走了。她带去了我们的心，带去了乡亲们的情，也带去了她曾朝夕热恋着的那片白桦林。

又是一个桦叶泛黄的金秋。

15年后，我从当地一所师专学校毕业了。当我回到当年夏老师教过我的故乡学校时，抬头，第一眼看见的依然是对面山梁上那片正燃烧着橘色彩霞的白桦林。

1988年8月



一个美丽而苦涩的故事

——《哦，故乡的白桦林》创作通信

《宁夏教育》编辑同志：

你们的来信收到了。得知《哦，故乡的白桦林》（以下简称《白桦林》）初评入选，本人十分兴奋。同时，也非常敬佩你们这种对工作高度负责任的精神。

关于《白桦林》其创作经过是这样的：

我的家乡在有“高原绿岛”之称的泾源县。这是一块贫瘠而美丽的土地。贫瘠，非只言片语可以道清楚说透彻，说她美丽，就在于她山清水秀的自然容貌。

我是泾源大山里农民的儿子。自十几岁上山打柴时便认识了那一丛丛、一





棵棵，洁白、美丽、神圣的白桦树。它美，当时的我表达不出来，只知道尽量不砍它当柴烧。

岁月流逝，1980年我考入了固原师专中文系。外国文学课上一接触到俄罗斯文学作品，很快便被叶赛宁、瓦西利耶夫等诗人笔下的白桦林和布宾诺夫的小说《白桦》深深地如磁石般吸引住了。合上书本，我觉得家乡泾源的白桦林此时此刻并不比俄罗斯原野上的白桦林逊色多少，但遗憾的是我缺少作家的才气、缺少诗人的气质，无法用醇美的语言将它艺术地再现出来。我虽不懂绘画艺术，但在19世纪下半期俄罗斯风景画中，最使我动情的依然是画家列维坦《春——春潮》中亭亭玉立的那片白桦林。

这都是些上不了台板的往事！

说起来，创作《白桦林》一文的起因很偶然，也很简单。那天，当我收到《宁夏教育》7、8期合刊，一下子便被同班同学冯雄的大作《屋后有座山》吸引住了。透过其作品中生长在西海固黄土坡上的沙枣树林，我立刻想起了家乡河道边、山脊上、崖畔生长着的白桦树和发生在它身边的那一连串闪光的童年趣事。

我热爱家乡泾源的山，更热爱那秀美的白桦树。它虽然缺少沙枣的清香，但更富有诗与画的意境，更会使人产生美妙的联想。

关于文中夏老师的原型，她的名字叫赵桂英。当年，在近似蛮荒的泾源乡下她工作生活了将近20年，她在泾源曾经留下足迹的地方何止那一片白桦林！1980年她从泾源



调走了。20 年间她留下的是对我们这些回回娃火一般的痴爱，带走的却是如丝的银发，如风干油条一般的病身子，外加几十张精心保留着的花花绿绿的奖状。

我忘不了她，此文是写给她的。

散文的创作过程，说白了是营构美的情节和画面的过程。话是这样说的，初次动笔，我也是向这个方向努力的。表现在《白桦林》一文，我所能做到的是，努力将一些冗长的语句浓缩的精短些，将人物与白桦林这样的典型环境结合的更紧密些，给读者的艺术冲击力更强些。

以上即是《白桦林》一文简单的创作过程。当然，如果将自己的这种创作思维再进一步具体化的话，那只能借用鲁迅先生的话来作注了——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人。我知道，赤裸裸地去移植、转移地方不叫文学创作，更谈不上长久的艺术生命力，其间充满着的恐怕除了沽名钓誉的野心外，剩下的就是冲天的铜臭气了。

白桦林实物照片拍好即寄。

王治平

1988 年 8 月 24 日



泾源踏脚舞

泾源。七月流火。

当《西部之舞》编导将镜头伸向由百名强壮彪悍回族小伙组成的踏脚方阵时，我的心震颤了。

在舞台上看不到真正的舞蹈！有人如是说。而眼前，这个腾挪跳跃，造型迭出的踏脚方阵根本不像是电视编导艺术的匠心安排，而是一部书，一部铭载着踏脚者祖先历尽忧患、用血与泪挥洒而成的史书。

草地起舞。力与美实现着高度和谐